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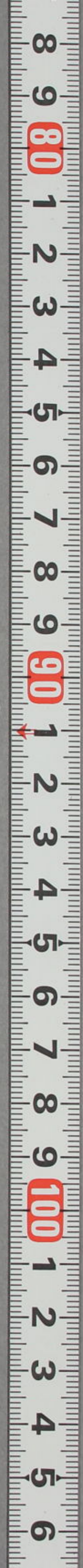


論語徵集覽

十九

西軒
長平
軍平
印藤

服部文庫
117
249
19



117
249
19

西華
長平
軍印

論語集覽卷之十九

論語集覽卷之十九

魏

何晏

集解

宋

朱熹

集註

大日本

藤維楨

古義

物茂卿

徵

從四位侍從源賴寬輯

子張第十九

此篇皆記弟子之言而子夏為多子貢次之蓋孔門自顏子以下穎悟莫若子貢自曾子以下篤實無若子夏故特記之詳焉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

觀壽閣

集覽卷之十九

一

已矣

古孔安國曰致命不愛其身
新致命謂委致其命猶言授命也四者立身之大節一有不至則餘無足觀故言士能如此則庶乎其可矣

古義朱氏曰致命謂委致其命猶言授命也見危致命則不苟偷生見得思義則有所不為喪祭哀敬則守身之本立矣其行如此足以為士故曰可已矣然上而為君為相亦不止於此

徵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皆謂思而求之也如之何而當合於義如之何而當合於敬如之何而當合於哀是思也義也者先王之義也敬也者先王之敬也哀也者先王之哀也後儒短見思作念

頭解義敬哀皆取諸臆非孔門之意矣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也

古孔安國曰言無所輕重

新有所得而守之太狹則德孤有所聞而信之不篤則道廢焉能為有也猶言不足為輕重

古弘寬廣也篤厚也也無也焉能為有也猶言若存若亡德在於執然不弘則徒為狷介之亡道在於信然不篤則必為塗說之流故執德而必弘信道而必篤則可以為君子矣若否則其始雖若有得然道終不為已有亦必止而已矣

不然

徵執德不弘德者性之德也弘者謂養而大之也

人各異德性所近焉貴乎執而不失故曰據又貴修而崇之故曰弘信道之篤德之所以弘也然道

述而篇曰據於德

在彼而德在我故析言之

蓋而蘇曰難矣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古孔安國曰問與人交接之道包氏曰友交當如子夏汎交當如子張

新子夏之言迫狹子張譏之是也但其所言亦有過高之弊蓋大賢雖無所不容然大故亦所當絕不賢固不可以拒人然損友亦所當遠學者不可不察

古義蓋子夏之門人有疑於子夏之言故質之於子張此子張舉所聞於夫子之言也子張承夫子之意而述之如此尊賢則道可濟物此聖門之法能容眾則不棄人矜不能則能濟物此聖門之法

言學者之所當盡心而受用也此與無友不如己者之言相反如何彼蓋謂好友之者非曰彼求于我而我必拒之也況尊賢則自與小人遠嘉善則又不與不善相近不必拒之亦不待拒之也子夏之所言固雖擇交之道而子張之言實傳聖人之意者也本非謂大故不當絕損友不當遠也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泛愛眾學而篇

徵嘉善而矜不能善對不能指人之有善行者言之善猶能也仁齋曰嘉善則學進似指善惡之善非矣尊賢而容眾是大綱容眾之中又能嘉善而矜不能已蓋子張之言與泛愛眾而親仁合朱註議其過高非矣仁齋先生非之是矣大氏論語記諸子問答者皆答者為是記者之意爾包咸曰友

交當如子夏。汎交當如子張。孰謂新註勝舊註也。如朱子以大故當絕損友當遠議之。可謂吹毛求疵已。必以此心求之。孔子之言亦有失於偏者。故君子學貴博。惡執一而廢百。豈子張之失哉。讀者之失也。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

古 小道謂異端。包氏曰。泥難不通。

新 小道如農圃醫卜之屬。泥不通也。○楊氏曰。百家眾技。猶牙目鼻口。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非無可觀也。致遠則泥矣。故君子不為也。

古義 小道如諸子百家之屬。是也。泥不通也。此言小道多便。于事且見效速。故俗庸輩多悅為之。然致之於遠。則泥而不通。故雖有可觀者。君子不為也。

徵 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朱註。小道如農圃醫卜之屬。得之何晏以為異端。仁齋因之。然諸子百家。子夏之時所無。雖然。當今之世。諸子百家。應作如是觀。雖佛老必有可觀者焉。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

古 孔安國曰。日知其所未聞。

新 亡無也。謂己之所未有。○尹氏曰。好學者日新而不失。

古必有加於前也。謂已之所未有。學進則日知其所以。初也。日知其所止。學而不厭者。能焉。月無忘其所。能內自省者。能焉。既知己之所止。又無忘其所。日思月省。常存於胸中。則其進不可量焉。天下之善。能事畢矣。論曰。天下之美。莫大於知學。天下之善。莫大於好學。而聰明才辨。不與焉。人而不知學。則不可以為君。不可以為臣。不可以為父。不可以為子。至於夫婦昆弟朋友之倫。皆不得其所。故聖人以好學為人之美稱。而其於顏子。不稱其穎悟。而稱其好學。則可見好學之善。天下蔑以加焉。

徵日知其所止。月無忘其所能。孔安國曰。日知其所未聞。邢昺曰。止無也。後儒因之。然一章之內。不容止無兩用。故止者失也。日知其所止。失者。而後能月無忘其所能。曰日者。言其自省之亟也。曰月

者。要其成之辭。孔子曰。溫故而知新。以教人者。言也。子夏祇以學者言之。故語溫故而不及知新也。後儒求之深也。必欲一言而兼盡焉。其失率爾。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古孔安國曰。廣學而厚識之。切問者。切問於己。所學而未悟之事。近思者。近思己所未能及之事。沉問所未學。遠思所未達。則於所習者。不精於所思者。不解也。然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故曰仁在其中矣。○程子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思得之。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又曰。學不博。則不能守約。志不篤。則不能力行。切問近思。在己者。則仁在其中矣。又曰。近思者。以類而推。蘇氏曰。博學而志不篤。則六而無成。泛問遠思。則勞而無功。

古博學則求之也精篤志則信之也實切問則無泛然之患近思則無馳遠之弊學能如此則雖不足以謂之仁而為事不苟必實之於身故曰仁在其中矣

徵博學而篤志孔安國曰廣學而厚識之是訓志為記蓋志先而學後今先學於志故云爾朱註殊失其序不可從矣切問何晏曰切問於已所學未悟之事未見切字之義近思何晏曰思已所未能及之事非矣程子曰切問近思在已者亦非矣蓋切問如切磋之切謂逼切出之也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古之教法也故師之答於弟子不盡言之使思而自得之是以弟子之於師苟有所未喻則以

不憤不啓述而
篇

宰我井仁雍也
子貢為衛君之
問述而篇
管仲之器八佾
篇

舜察邇言中庸
是亦為政為政
篇

言語左右逼切以觀其意嚮所在如宰我井仁子貢為衛君之問皆然又如孔子曰管仲之器小哉則或問以儉以知禮豈不然乎及於後世師聒其言語欲弟子之遽信而古之教法泯焉朱子又不得切磋之解古言遂不可考耳近思謂不忽近而思之也如舜察邇言意師之所答或似卑近者亦當思之而不忽也仁在其中矣如孔子是亦為政之意子夏此時不仕從孔子而學焉所學皆先王安民之道故其自言如是仁與學殊然士之所以行仁於世者必由學而得之故曰仁在其中矣後

孔子曰述而篇

儒不知仁故其解皆失之。夫博學而篤志則先王之道可舉也。切問而近思則其所以求藏諸身者至矣。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亦此意。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包氏曰言百工處其肆則事成猶君子學以致其道

肆謂官府造作之處致極也工不居肆則遷於異物而業不精君子不學則奪於外誘而志不篤尹氏曰學所以致其道也百工居肆必務成其事君子之於學可不知所務哉愚按二說相須其義

始備

古語肆謂官府造作之處致極也居肆成事百工之事也學以致道君子之業也人各有其業君子豈可不知所務哉

何有於我哉同上

徵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言不用

其力也亦孔子何有於我哉意學者詩書禮樂以學先王之道也致者使先王之道自然來集也百工之居肆自不知其技之所以巧者焉君子之學亦然亦自不知其道之集于我焉主意在百工不可不居肆君子不可不學也朱子以致為極味乎字義矣亦以不奪於外誘當知所務為說抑亦末已。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古孔安國曰文飾其過不言其情實

新又飾之也。小人憚於改過而不憚於自欺。故必文以重其過。

古義子夏所以言此者，蓋欲人以此自考也。夫君子之心誠，故不自恥其過，而以不能改爲深恥。小人之心偽，故恐人斥言其過，而必自文之，不知其愈飾愈露，不可得而掩也。故君子終於無過，而小人則至過大而不可救也。弗思焉耳。

徵小人之過也必文。小人本謂細民也。細民之過可得而文，以其在鄉黨閭巷之間，人孰知之也。君子本在位之稱，顯顯君子，邦家之望，其過如日月之食，過則人皆知之。故君子之過不可得而文之，日月亦有食之。君子何必無過，改則衆皆仰之，故改之爲貴。雖在上位，其猶爲小人也。必文其過，以

其心如細民也。雖在下位，其能爲君子也。過則改之，以其學先王之道，以成長民之德也。是亦操心大小之分存焉。後儒不知是義，以誠僞論，抑亦末也已。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卽之也。溫聽其言也。

厲

古鄭玄曰：厲，嚴正。

新儼然者，貌之莊，溫者，色之和，厲者，辭之確。○程子曰：他人儼然則不溫，溫則不厲，惟孔子全之。謝氏曰：此非有意於變，蓋並行而不相悖也。如良玉溫潤而栗然。

古義朱氏曰：儼然者，貌之莊，溫者，色之和，厲者，辭之確。望之儼然，禮之存也。卽之也，溫仁之著也。其

也

言也厲義之發也蓋盛德之至光輝之著自是如
此謝氏曰此非有意於變蓋並行而不相悖如良
玉溫潤而栗然

仁齋先生曰望之儼然禮之存也即之也溫仁
之著也其言也厲義之發也蓋盛德之至光輝之
著自是如此有味乎其言之雖然何啻盛德之人
獨然哉君子體仁履禮而由義在上者皆當如此
學道者亦皆當如此程子曰惟孔子全之謝氏曰
此非有意於變蓋並行而不相悖也此皆宋儒之
失在不知聖人焉吁是未足以為聖人也古之賢
者皆爾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己也信
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己也

古王肅曰厲猶病也

新信謂誠意惻怛而人信之也厲猶病也
事上使下皆必誠意交孚而後可以有為

古義厲猶病也信孚於使民諫君之前則諫必行
令必從自無拂其志之患若否則使民而民以為
厲己諫君而君以為謗己事豈得成乎故君子誠
之為貴也○甚哉子夏之言似夫子也設使此章
首冒子曰二字孰復辨之凡門人之語
載于論語者皆不可不崇信而佩服焉

徵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己
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己也此孔子大車無
輓小車無軌意段使孟子知是義則好辯之失不

輓軌之喻為政
篇

若是其甚也。已後世惟浮屠尚能窺是意。其言曰。佛法大海。信為能入。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古孔安國曰。閑猶法也。孔安國曰。小德則不能踰法。故曰出入可。

新大德小德。猶言大節小節。閑闕也。所以止物之出入。言人能先立乎其大者。則小節雖或未盡合。理亦無害也。○吳氏曰。此章之言。不能無弊。學者詳之。

古義大德者。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是也。小德者。謂言行信果之類。閑闕也。所以止物之出入。此言大德固當不踰閑。至於小德。則非或出或入。時措之宜。不可也。蓋惡夫必信必果之小人也。孟子曰。大人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義之所在是也。

徵孔安國曰。閑猶法也。小德則不能踰法。故曰

出入可。古時人善解古語如此。晏子春秋以此為晏子之言。大德小德。作大者小者。蓋古語。晏子誦之。子夏亦誦之。蓋古者以德為教。事父曰孝。事兄曰弟之類。大德也。如色容厲肅。視容清明。是小德也。皆以在己者為教。是所謂德也。君子先立大者。故專力於大德。有子曰。君子務本者。亦此意。若欲必盡夫小者。則有時乎失其大者。故曰出入可也。所以曰不能踰閑者。則非盛德之士不能也。古之君子。務其大者若是。是可以觀孔門之學也。宋儒之不識大者也。惟精是求。故以此章為有弊已。

言必信行必果
子路篇

仁齋又曰。至於小德。則非或出或入時措之宜。不可也。蓋惡夫必信必果之小人也。依舊亦宋人之見哉。且言必信行必果。孔子謂之小人哉耳。亦未嘗惡之也。且小德何啻信果哉。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灑掃應對進退。則可矣。

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

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

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

古包氏曰。言。子夏弟子。但當對賓客修威儀禮節之事。則可。然此。但是人之末事耳。不可無其本。故云。本之則無如之何。孔安國曰。噫。心不平之聲。包氏曰。言先傳業者。必先厭倦。故我門人先教以小

信也

事。後將教以大道。馬融曰。言大道與小道殊異。譬如艸木。異類。區別。言學當以次。馬融曰。君子之道。焉可使誣。言我門人。但能灑掃而已。孔安國曰。終始如一。唯聖人耳。

子游譏子夏弟子於威儀容節之間。則可矣。然此小學之末耳。推其本。如大學正心誠意之事。則

無有倦如誨人。不倦之倦。區猶類也。言君子之道。非以其末為先。而傳之。非以其本為後。而倦教。但

學者所至。自有淺深。如艸木之有大小。其類固有別矣。若不量其淺深。不問其生熟。而槩以高且遠

者。強而語之。則是誣之而已。君子之道。豈可如此。若夫始終本末。一以貫之。則惟聖人為然。豈可責

之門人。小子乎。○程子曰。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

小者。近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先傳以近小。而

後不教以遠大也。又曰。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

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唯在謹獨。又曰。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灑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雖灑掃應對。唯看所以然。如何。又曰。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為兩段事。灑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又曰。自灑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愚按。程

子第一條說此章文意最為詳盡其後四條皆以明精粗本末其分雖殊而理則一學者當循序而漸進不可厭末而求本蓋與第一條之意實相表裏非謂末即是本但學其末而本便在此也

古義子游見子夏之門人專務人事之末而於道德之本則無之以為有隱而然故譏之也倦朱氏曰如誨人不倦之倦言君子之教初無定法各隨其材而施之非以其末而先傳之以其本為後而倦之若我之門人當教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耳非隱之也區域也古者園圃毓草木各分區域種植之記勝之為區種法是也草木區別言其明也書曰賁如草木是也言君子之道照晰明白不可得而掩藏豈可隱之以誣罔門人小子乎有始有卒謂本末俱舉而兩端竭盡也此聖人之事豈可以此律門人小子乎聖人之道猶草木之區別不可得而誣罔也然道無先後之可別而人有賢否之不同故教之有方造之有時不可漫爾而施善乎子夏之教人也隨學者所至之淺深誨之而不敢以其所不能強之也故在學者亦有所據以無凌虛之失有所親以無厭倦之患引月長而不

用礼草人賦晋疏漢時表書方教家記勝为上

自知其進也論曰集註譏子游之不知有小學之敘然游夏同學于孔門子夏獨知有小學之敘而子游不知之手觀子夏曰君子之道焉可誣也蓋子游疑其有所隱而譏之也

徵本之則無言求其本則莫有也本者謂先王治天下國家之道也先王之立道其意本求以安天下後世故也後儒以性命之奧為本非孔門諸子之意矣孰先傳焉孰後倦焉包咸曰言先傳業者必先厭倦誰有先傳而後倦者乎子夏言我之意恐門人聞大道而厭倦故先教以小事朱子曰非以其末為先而傳之非以其本為後而倦教但學者所

言孰先傳焉孰後倦焉

子游孰先傳焉孰後倦焉

孰先傳與孰後傳

至自有淺深。是包邪失乎孰字。朱子昧乎倦字。皆不可從矣。蓋言君子之道。何者當先傳之。何者當後傳之。何者彼所先倦。何者彼所後倦。傳之所以有先後者。以彼之能堪與不堪也。所堪者後倦。所不堪者先倦。必量其所能堪而教之。人有敏不敏。道有淺深。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區。朱子訓類。非矣。升庵外集。蘇子由云。如瓜疇芋。區之區。仁齋曰。區。域也。古者園圃。疏草木。各分區域。種藝之。記勝之。為區種法。是也。草木區別。言其明也。書曰。賁若草木。是說得之。蓋其次第等級。炳如丹青也。焉可誣。

升庵外集經說

書曰湯誥

學而不倦述而

扣兩端而竭之
子罕篇

也。言以不堪為堪。教以其大者。俾門人小子。肆言其大者。則是誣人也。君子之道。安可如此乎。上言君子之道。量其人教之。此言君子之道。不誣人。二君子之道。意自不同也。有始有卒者。謂不倦也。學而不倦。孔子所自道。故曰其惟聖人乎。言其不可以望門人小子也。朱子以始終本末。一以貫之。為說。仁齋以本末俱舉。兩端竭盡。為說。皆不得其解者耳。夫扣兩端而竭之。孔子所以告鄙夫也。是豈難事而常人所不能哉。此章朱子以為大小學之序。大小學自其所見耳。孔子時豈有之乎。仁齋乃

言子游疑其有所隱而譏之而以焉可誣也為君子之道昭晰明白不可得而掩藏是亦昧乎誣字之義矣。誣豈掩藏之義乎。蓋子游之意以子夏之倦於教規之耳。故子夏答以弟子之不堪而倦焉。可以見已。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古馬融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新優有餘力也仕與學理同而事異故當其事者必先有以盡其事而後可及其餘然仕而學則所以資其仕者益深學而仕則所以驗其學者益廣

古義優饒也謂有餘也此言仕與學本無二致學以致其道仕以行其志故仕而能裕其事則雖未

必學然不違乎學之理學而能及乎人則雖未必仕亦不戾於仕之道可知雖學而仕然若不稱其職則與不學同夫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為政此學而優則仕也子夏曰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此仕而優則學也

徵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朱註盡之矣。優有餘力也。言仕而官成雖有曹事亦所優為是有餘力。可以學焉。學而業成雖有未成者亦非歲月之可能卒則可以仕焉。仁齋乃引是亦為政而曰仕不必學。學不必仕。真亂道哉。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古孔安國曰毀不減性

新致極其哀不尚文飾也。楊氏曰：喪與其易也，寧戚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之意。愚按：而止二字亦微有過於高遠而簡略。

古義致推而極之也。此戒時俗居喪者哀不足而專務文也。即喪與其易也，寧戚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之意。聖門之學尚實如此。

徵喪致乎哀而止。孔安國曰：毀不滅性。古人之解經簡而能盡，誠非後人所及哉。蓋子游說聖人制喪禮之意，止云者，聖人之心。至於其致哀而止，不必過求其它也。凡致字之義，皆謂使其自然至此之極也。非我推而極之也。如喪禮皆所以使人子之哀情自然來至。聖人之心是為極處，不過求它。

故曰止。朱子昧乎喪字致字，故以行喪之人言之。以推極言之。又以子游為簡略，細微之弊，不亦謬乎。

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

古包氏曰：言子張容儀之難及。鄭玄曰：言子張容儀盛而於仁道薄也。

新子張行過高而少誠實，則怛之意。堂堂容貌之盛，言其務外自高，不可輔而為仁，亦不能以輔人之仁也。○范氏曰：子張外有餘而內不足，故門人皆不與其為仁。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寧外不足而內有餘，庶可以為仁矣。

古為難能美其不可及也。然而未仁，不與其仁也。堂堂容貌之盛，務外自高者，內必不誠，故曾子

謂其不能有輔人之仁亦不可資其仁而輔之也。其稱堂堂者惜之也。非贊之也。○子張之行于游言其難能。曾子稱其堂堂皆褒之。辭然而二子皆不與其仁。是知制行之高易為。而道德之實則難其人易得有德之人難得。非知道之人則難與存之。義非有德之人則難與並為仁矣。此二子之所以不與子張也。後世儒者因二子之言漫議子張者過矣。

公治長篇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云云不知其仁焉用佞

子貢廬冢史記孔子世家

子張才識高朗能勉強為難及之行。而其於仁也未能成德。故曰難能也。其未仁也。猶如仲弓之未仁也。後世據子游之言以輕詆子張非也。蓋子張之難能也。亦子貢廬冢上六年之類耳。朱子以為少誠實惻怛之意。夫有誠實惻怛之意。烏足以

後漢田鳳題柱事見三輔決錄

曾子畏子路見孟子公孫丑篇

為仁乎。堂堂乎張亦謂其威儀之盛。規模開廓。有難及者也。如堂堂乎張。京兆田郎亦言威儀之盛。荀子曰。第作其冠神禫其辭。禹行而舜趨者。子張氏之賤儒也。是譏末流焉。由流求乎源。則子張可知。己難與並為仁矣者。言使己與子張隣國以行仁政。則必出其下焉。亦見曾子所畏不啻子路也。未仁與為仁不同義。觀於孔子答諸子問仁。唯顏淵子張以天下言之。可見其才大已然。孔子未嘗規以篤實忠厚之事。則亦其非不足於此者審矣。宋儒動求諸心。故以威儀為粗迹。遂謂子張專用

師也辟先進篇

苟不至德中庸
君子哉若人公
治長篇

心于外所以未仁也。遂訓師也。辟為便辟。夫威儀之盛，豈便辟哉？中庸曰：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是其在九經之首，豈非為仁之本乎？子張之堂堂，豈病乎？大氏後儒昧乎為仁字義，所以差也。古時師之教弟子，弟子之所從事，皆各以其性所能焉。然後世道學先生，則各立門戶，設宗旨，以己所見強之。孔門諸賢，何其自高之甚，以至奪夫孔子之權也。噫！仁濟又論此章之義曰：知道之人，易得有德之人，難得。殊不知苟不至德，至道不凝，豈非知道之難，非孔子不足以當之邪？君子哉！若人亦足以為有德之人也已。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古馬融曰：言人雖未能自致，盡於他事，至於親喪，必自致盡。新致盡其極也。蓋人之真情，所不能自己者。○尹氏曰：親喪固所自盡也。於此不用其誠，惡乎用其誠。

古義致盡其極也。至哀之情，不待人言，人固無所不至。然至於親喪，則無不自盡焉。可見人性之善，不可誣焉。而人之不可以不自勉也。於是而忽焉，則不可以為人也。曾子引夫子之言而稱之，所以深警也。

徵人未有自致者也。言人於它事，皆假禮而後誠，至焉敬至焉。若必求其能自致者，則親喪而已是。

戒

親壽問

集覽卷之十九

獨雖不假先王之禮尚可能使已之哀情自然來至也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

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古馬融曰孟莊子魯大夫仲孫速也謂在諒闇之中父臣及父政雖有不善者不忍改也

新孟莊子魯大夫名速其父獻子名蔑獻子有賢德而莊子能用其臣守其政故其他孝行雖有可

稱而皆不若此

古義孟莊子魯大夫名速其父獻子名蔑言莊子事獻子飲食供奉無所不盡其心然不若不改父

道之孝尤為大且盡也獻子魯之賢大夫其用才立政固多可觀者而莊子皆能遵守而不改焉夫

子言其他孝行有人之所不能者然而皆不若此事之最為難能也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

事者也父有善政良法而為之子者不能奉行輒變更之以徇其所好者世每有之今莊子不改

父之臣與父之政則非惟不辱先德且可以光祖業豈其他孝行所可能比哉而後世史氏傳孝子

者專取奇行難能者稱之抑末矣

徵孟莊子之孝也仁齋先生據中庸以繼述為孝

之至可謂善解論語已然又據此而以三年不改

於父之道必為父之善者泥矣獻子魯之賢大夫

則仁齋先生之解此章為得之然必以父之善言

之則安知仁齋先生之言不為世之嗣主喜改父

之臣與父之政者口實哉學而篇所載父在觀其

志父沒觀其行古言也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

志

孝矣。亦古言也。孔子並引古言。示學貴博貴不固也。君子之不執一而廢百也。一則言彼。一則言此。並觀則道生於其間焉。古之學為爾。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古包氏曰：陽膚，曾子弟子。士師，典獄之官。馬融曰：民之離散為輕漂犯法，乃上之所為，非民之過當。哀矜之，勿自喜，能得其情。

新陽膚，曾子弟子。民散，謂情義乖離，不相維繫。謝氏曰：民之散也，以使之無道教之無素，故其犯法也，非迫於不得已，則陷於不知也。故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古義：陽膚，曾子弟子。朱氏曰：民散，謂情義乖離，不相維繫。情謂情實，凡民之善惡習上之所便，故

之聖王，尤謹其所導焉。蓋導民要在先使民得其所，故先王之治民，必先使其有恒產而申之以孝悌之義。若此而犯法，正猶有欽恤之意。況養而刑之，是上罔民也。固哀矜之不暇，豈可喜之哉。

徵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聽訟之道本然也。情謂獄情也。朱子曰：情實。未是喜者，喜得其情也。獄情難得，故得之則喜。是聽訟者之常也。故孔子不貴聽訟。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此曾子特言此以深警陽膚者已。惟刑之恤哉。雖盛世亦然。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顏淵篇子曰：聽訟吾猶人也。

惟刑之恤哉。尚書舜典。

古 孔安國曰：紂為不善，以喪天下。後世憎甚之，皆以天下之惡歸之於紂。

新 下流地，形卑下之處，眾流之所歸。喻人身有汙賤之實，亦惡名之所聚也。子貢言此，欲人常自警省，不可一置其身於不善之地。非謂紂本無罪，而虛被惡名也。

古 義：下流謂地形卑下，眾流之所歸。言人若有汙賤之行，則惡名歸之，亦猶如此。言紂固不善，然不如後世所稱之甚也。苟人一置身於不善之地，則自為眾惡之叢，可不慎哉！是以君子好處高明而惡居下流也。

徵 君子惡居下流，謂紂之為逋逃藪也。眾惡人歸，紂而紂受之，其所自為惡，雖不甚，而眾惡人所為惡，皆紂之惡也。故曰：天下之惡皆歸焉。舊註皆不得其解。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古 孔安國曰：更改也。

新無註

古 義：君子之心至誠，故雖微過，人皆見之，猶日月之體至明，故雖纖翳，天下見之。言明白易見，亦不掩藏之也。而其為過也，必無所不改，而及乎其改之也，人益仰慕之也。小人反之，子貢以日月之蝕喻君子之過，其旨深矣。

徵 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以在上者言之，君子之德，民所具瞻，是謂之明德。故其過也，不可得而掩焉。是子貢之意也。有德之人，在上之器也。故

亦謂之君子。故有德望者，其過也亦猶若是焉。後世註家皆得其旁意耳。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古馬融曰：公孫朝，衛大夫。孔安國曰：文武之道，未墜落於地，賢與不賢各有所識。夫子無所不從學。孔安國曰：無所不從學，故無常師。

新公孫朝，衛大夫。文武之道，謂文王、武王之謨訓功烈，與凡周之禮樂、文章皆是也。在人言人有能記之者，識記也。

古義：公孫朝，衛大夫，焉猶安也。文武之道，謂文王、武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也。不

字例 四書各二十三圖也
文武之政布在方策中庸

者以去代猶近而典刑具在也。墜於地猶曰極天罔墜，識記也。識大識小，猶所謂仁者見之謂之學，智者見之謂之智。智之類也。子貢言夫子從賢者取焉，蓋謂聖人道廣德大，好學而無常師，有道則聖人之道，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猶日月星辰之繫于天，而萬古不墜也。有智者皆可知，有志者皆可行。雖夫婦之愚，不肖莫不與知能行焉。此所以為聖人之道也。故曰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廣矣大哉！若夫後儒所謂道統傳云者，本倣佛氏所傳宗派圖，而所造皆私道者，而非天地公共之道，故道統圖者，君子不取焉。

徵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所見大，故能識其大者；不賢者所見小，故能識其小者。文武之道，禮樂也。禮樂不言，在默而識之，故賢不賢異其識。古之道

也。識謂能名言之也。如識人知人之分。朱子識音志。不必爾。賢不賢皆識之。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賢不賢皆可師。故孔子何常師之有。仁齋曰。聖人之道。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猶日月星辰之繫于天而萬古不墜也。有智者皆可知。有志者皆可行。雖夫頌之愚不肖。莫不與知能行焉。此所以為聖人之道也。故曰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又曰文武之道。謂文王武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也。不曰堯舜而曰文武者。以去代猶近而典刑具在也。未墜於地。猶曰極天罔墜。識大識小。猶所謂仁者見之

所謂仁者云云
易繫辭

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之類也。此等之言。皆失之粗。已彼專以講說為學。而不識古聖人所謂學焉。誤讀中庸。以為親義別序信盡乎道也。殊不知子貢所謂學者。謂學禮也。道者。謂禮樂也。識大者。識小者。亦謂禮之大者小者也。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者。謂周禮樂未亾也。若以極天罔墜為未墜於地者。則子貢之不長於說辭也。夫文武者。周先王也。孔子為周臣子也。故曰為東周也。如所謂去伐猶近。而典刑具在者。則孔子之於展禽臧文仲。或

也。豈可以盡於道乎。子思作中庸。與外人爭也。豈可移其意以解論語哉。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闞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古馬融曰。魯大夫叔孫州仇。武諡包氏。曰。七尺曰仞。包氏曰。夫子謂武叔。

新武叔魯大夫名州仇。牆卑室淺。七尺曰仞。不入其門。則不見其中所有。言牆高而宮廣也。此夫子指

武叔

古義武叔魯大夫叔孫州仇。武叔其諡。牆卑宮淺。七尺曰仞。言牆高而宮廣。故不得其門而入。則不

得見其中所有。夫子武叔也。言得其門者猶少焉。則入乎其室之難宜矣。人之於道。造詣淺者。人皆可。得而知焉。造詣甚深。則非其人不能以知焉。故曰。聖人能知聖人也。故子貢於武叔之言。不非之。而宜之。蓋以言聖人之難知也。

徵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誠哉。是言七經具存。千載學者不知聖人之道。亦不得其門而入。故耳。近世諸老先生。多以孟子解論語。亦未知孟子與外人爭者也。豈足以解門內之言乎。其解經。皆以理而不以道。可謂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已其專心四書。而忽略六經。亦坐是故耳。按蔡邕石經。譬之作譬。諸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
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
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
也

古言人雖欲自絕棄於日月其何能傷之乎適足自見其不知量也

新無以為猶言無用為此土高曰丘大阜曰陵日月喻其至高自絕謂以謗毀自絕於孔子多與祇

同適也不知量謂不自知其分量

古義無以為猶言無用為此土高曰丘大阜曰陵日月喻其至高自絕謂謗毀以自絕于孔子何傷

於日月言無損於日月之明也多與祇同適也不知量謂不自知其分量其智愈深則知聖人愈深

其學愈至則尊聖人愈至如孔子之喪子貢廬於冢上六年可謂知聖人之愈深而尊聖人之愈至

也者

徵仲尼日月也觀於子貢此言則知孔子末年魯人尊親孔子不啻君父也不爾弟子而譬其師日月也人孰信之人不信而言之豈足以解其惑乎則子貢之不善於說辭也連前後三章子貢贊孔子者至矣故以此終之

多見其不知量也何註以適足自見其不知量也邢昺疏據此註意似訓多為適所以多得為適者古人多祇同音多見其不知量猶襄二十九年左傳云多見疏也服虔本作祇見疏解云祇適也晉

宋社本皆作多張衡西京賦云炙炮夥清酤多皇恩溥洪德施施與多為韻此類眾矣故以多為適

升庵曰周易無祇悔荀九家作多亦一証

升庵外集經說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古孔安國曰謂為諸侯若卿大夫孔安國曰綏安也言孔子為政其立教則無不立道之則莫不與行安之則遠者來至動之則莫不和睦故能生則榮顯死則哀痛

新為恭謂為恭敬推遜其師也青子禽不謹言階梯也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立之謂植其生也道引也謂教之也來歸附也動謂鼓舞之也和所謂於變時雍言其感應之妙神速如此榮謂莫不尊親哀則如喪考妣程子曰此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謝氏曰觀子貢稱聖人語乃知晚年進德蓋於高遠也夫子之得邦家者其鼓舞羣動捷於桴鼓影響人雖見其變化而莫窺其所以變化也蓋不離於聖而有不可知者存焉聖而進於不可知之神矣此殆難以思勉及也

古朱氏曰為恭謂為恭敬推遜其師也子貢責子禽之易言也階梯也朱氏曰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故曰不可階而升也立謂植其生所謂制其田里是也道引也謂導之以德行從也綏安也來歸附也動謂鼓舞之也和猶言不應後志此皆言聖人感應之妙至神速也榮極其尊親哀極其思慕言人之恭敬服從無所不至也謝氏曰觀子貢稱聖人語乃知晚年進德蓋極其高遠也夫子之

得邦家者其鼓舞群動捷於桴鼓景響人雖見其
 變化而莫窺其所以變化也黃氏翰曰天之德不
 可形容即其生物而見其造化之妙聖人之德不
 大則聲宏本深則末茂感動之淺深遲速未有不
 視其德之所至者聖人道全德備高明博厚則其
 感於物者如此因其感於物以及
 觀聖人德豈不曉然而易見哉
 說徵無



論語徵集覽卷之十九終

南陔散人遠藤氏

涯

